

走出閨怨之外—認識林海音 及其小說

劉竹青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摘 要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女性文學幾乎全被歸類於「閨怨文學」。過去或許如此，但是近四、五十年來，在台灣，就像齊邦媛教授說的：「我們活在一個容不下閨怨的時代。」因此，女性文學便展現出另種與過去迥然有別的風貌。

回顧過去的歷史陳跡，光復初期，在台灣的女子，剛從日治的陰影出來，必須在語言和艱苦的物質生活中奮鬥；而由大陸來台的女子，在渡海的途中也早已把閨怨淹埋在海濤中了。文思泉湧，感情澎湃的女作家們，在經歷了一場空前未有的時代大動亂，早就走出閨房和廚房，用更積極的態度與勇氣，壯實了文壇。

在台灣寫作的女作家之中，林海音是一位實力最強的代表之一。

關鍵詞：林海音、閨怨文學、女性文學。

Out of Chamber- Room Sorrow: A Study of the Novelist Lin Hi-yin and its novels

Chu-Ching Liu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eminine literature has almost been defined as “chamber-room sorrow literature”. This used to be true. For almost four or five decades, in Taiwan, just as Professor Chi Pan-yen put it, “we are living in a time not allowing the chamber-room sorrow.”

After the Taiwan Restoration in 1945, the Taiwanese females had to struggle for living in a hard condition; and the females from mainland China also had burying their chamber-room sorrow in crossing the Taiwan Strait. The ups and downs of life is not words and sentences, it is a real living experience. In views of early published female writer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is not so-called “chamber-room sorrow’ literature.

Among the female writers in Taiwan, Lin Hi-yin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representatives.

Key word: Lin Hi-yin, Chamber-room sorrow literature, feminine literature

走出閨怨之外——認識林海音及其小說

壹、前言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女性文學幾乎全被歸類於「閨怨文學」。過去或許如此，但是近四、五十年來，在台灣，我們活在一個容不下閨怨的時代。光復初期在台灣的女子，剛從日治的陰影出來，必須在語言和艱苦的物質生活中奮鬥；而由大陸來台的女子，在渡海的途中已把閨怨淹埋在海濤中了。生離死別的割捨之痛不是文學字句，而是這一代的親身經驗。由最早出版的女作家作品看來，在台灣創作的中國現代文學是閨怨以外的文學，自始即有它積極創新的意義。¹

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之間，台灣文壇上出現了許多女作家的散文和短篇小說。最可貴的不僅是文字優美，且都具有一種高雅的情操。對往事的追懷固然常有美化的傾向，卻也是最早啟發精緻文化的因素。

事實上，許多女作家早就走出閨房和廚房了，雖然，女作家筆下的婚姻、愛情等題材，看似僅及於「身邊瑣事」，事實上，政治、歷史、社會等變遷的暗潮早就呼之欲出。因之，女性文學早就有了恢宏的成就，不但毫不遜色於一般作家，甚至有些作品更為精采。

在台灣寫作的女作家之中，林海音是一位實力最強的代表之一。

林海音女士在台灣開創了半世紀的文學事業，她跨越族群鴻溝，遊走文類職場，用她慣有的熱情與自信，為蠻荒的台灣文化披荊斬棘，注入清流，在開墾文學園林的工程中，扮演了極為吃重的角色。

如今，雖然她已辭世四年多，人們對她的創作與成就依然敬重。兩岸文壇也都曾舉辦過追思會、學術研討會及相關紀念論文集的出版等。對於這樣一位曾推動台灣文學搖籃，又擔負了文學橋樑的使命的可敬人物，我們自該好好認識一番。

¹ 參考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台灣女作家〉，《七十四年文學批評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6年），頁168。

貳、作家身影

一、生平簡介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父林煥文，台灣苗栗縣人，祖籍廣東蕉嶺；母林黃愛珍，台灣板橋人，祖籍福建同安。林海音 1918 年生於日本大阪，1921 年回到台灣。1923 年隨全家遷居北京，一住二十五年，在那裏讀書、就業、結婚、生子。直到 1948 年，再次回到台灣。2001 年辭世，享年八十三。（詳見附件林海音大事年表）

林海音說：「台灣是我故鄉，北京是我長大的地方，我這一輩子沒離開過這兩個地方。」由於這種獨特的生活經歷，她的創作獨具特色，作品「京味兒」很濃，而又彌漫著台灣鄉土習俗的氛圍。有人說她是北京化的台灣作家，又有人說她是台灣化的北京作家。

無論如何，被文壇尊稱為「林先生」的林海音女士（1918-2001）在台灣開創了半個世紀的文學事業，在文壇上的成就與貢獻，深受台海兩岸的推崇與尊敬，也深深感動著所有讀過她作品的讀者。而名作家林文月說的一番話，正為此作了極溫馨、貼切的印證：

林海音的八十歲生涯極其豐富，她不僅是一位作家、編輯、出版者，更深深介入文藝界各階層，她所認識、喜愛、關懷的人太多。好比一幅畫像，有些人的肖像可以深淺色彩為背景，或者以山水林木為襯托，但畫林海音的肖像，身邊必須要有許多人物圍繞著。因為家人、親戚和朋友……，她這一生始終生活在眾人之中，而眾人也愛戴她。……²

一個人的生長背景常會影響到他日後的思想、觀念、個性及行事風格。林海音一生豐富多采，生長背景特殊，生於日本，長於北京，成就於台灣。十三歲喪父，身為長女的身分，使她提早成熟、獨立，並且照顧一大家子。不論有幸不幸，點點滴滴都成為她生命中的養分，也成為她書寫的素材，歷經無數的挑戰、磨礪，卻也讓她走過了精采、豐富、燦爛的一生。

² 引自林文月〈兩代友情〉，夏祖麗著《從城南走來》書中序文，（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00年），頁2。

二、優秀的作家

林海音出身是記者，很早就在報上發表文字，自從1955年第一本散文《冬青樹》出版以來，接著在1957年創作了小說《綠藻與鹹蛋》後，她就全然的投入了寫作，成為一個道地的作家。

齊邦媛教授在〈超越悲歡的童年〉一文中說：「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現的是一個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掛帥的社會心態。」³林海音在《綠藻與鹹蛋》的序裏說，從北京回到台灣，「幾乎是從上了岸起，就先找報刊雜誌看，就先弄個破書桌開始寫作。」對寫作的定見與熱愛，人盡皆知。

林海音確實沒少寫，她先後寫了長篇小說四本，短篇小說五本，散文集十七本，兒童文學多本，還有遊記、廣播劇本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是位極優秀的作家。（作品詳見附件）林海音的作品誠摯感人，無論散文、小說、兒童文學等，在作品內涵與人物刻劃上，都呈現了多元文化的素養。

從北京到台北，她的生活歷經多次遷徙動盪，而心胸寬闊、兼容並蓄的她，也因如此特殊的生命經歷包容體現了多元豐富的文化。她的文學眼光和品味，卻超越了地域和省籍的藩籬。她堅持文人的尊嚴與文學的尊嚴。⁴

林海音作品的時空背景極為豐富，從清末到民國近年，從北京到台北，以女性細膩的、敏銳的觀察，及其獨樹一幟的寫作風格，書寫出備受推崇、肯定的文學佳作。與林海音熟稔的作家舒乙（作家老舍的兒子）講過非常中肯的一段話來形容林海音：

林先生是個自由派，她對政治沒興趣。她談的都是人、歷史、文化、人情世故，她對文壇什麼派別也沒興趣，有些人林先生根本不接觸，她是個非常純的作家。

⁵

對台灣文壇而言，林海音創造了一個真正純文學時代的來臨，她把傳統文學的紮實基礎帶到台灣來，樹立了典範，而所以有如此成效，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她本身就是一位極優秀的作家。

³ 引自齊邦媛〈超越悲歡的童年〉，林海音著《婚姻的故事》書中總序，（台北：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年）。

⁴ 許俊雅〈論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論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年），頁58。

⁵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00年），頁193。

三、超然的主編

1949年林海音三十一歲進入《國語日報》擔任編輯。

當時《國語日報》編輯部大都是大陸來台的單身年輕人，福建、上海、河北、廣東……大家相處融洽，他們離鄉背井，在台北相逢，為日本佔據五十年後的台灣推行國語而努力。國語推行委員會也在植物園內，該會的成員多半是讀書人，對於結了婚且年長的女仕都稱「先生」以示尊重，林海音被稱為「林先生」也是自那開始的。那時只要「林先生」一進辦公室，編輯部裡的氣氛就活潑起來，大家都很喜欢「林先生」。⁶

當時週末她和同在《國語日報》任職的夫婿夏承楹（名作家，筆名何凡，《玻璃墊上》作者）時常貼心的約社內的單身漢去吃飯，在夏家作客沒有拘束，他們不會刻意的招呼客人，反而大家自自在在的賓主盡歡。林先生就是這麼熱心熱腸，善體人意。

1953年林海音受聘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當時「聯副」只有半版，之前，內容以綜藝性為主，而她接手後，改為文藝性濃的園地。作家鍾肇政在〈早期聯副瑣憶〉中提到：「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到『聯副』的面貌突然改變了，它似乎少了些八股味、宣傳味，而多出來的都是文學味、藝術味。」當時，除了小說、散文及詩歌之外，林海音也介紹外國作品，報導外國文壇，可謂開風氣之先。⁷

林海音擔任主編，熱情邀稿，除了當時在台灣有名的作家如陳紀滢、梁容若、洪炎秋、齊如山等人，他們都欣然寫了散文或雜文，古典文學或民俗掌故之外，林海音還無私的發掘了許多優秀的小說寫作人才，如七等生、黃春明、張系國、鍾理和、鍾肇政、鄭清文…正如後來主編「聯副」多年的詩人痲弦所說：

文藝創作是副刊的重心，小說則是重心中的重心，一個副刊的成敗，要看他有沒有好的小說出現。林海音女士時代的『聯副』之所以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就是因為在她的發掘下，出現了黃春明、張系國、林懷民、七等生，重視了鍾理和、鍾肇政。⁸

⁶同上注，頁133。

⁷ 參考夏祖麗〈聯副十年〉，《從城南走來》，頁153。

⁸ 同上注，頁156。

台灣光復初期，能以流利中文創作的本省作家不多，但林海音覺得作品的味道好時，她總會耐心、細心的把文字整理好，發表出來。她覺得應該給這些有文采的作家一些機會。鍾肇政回憶當年投稿「聯副」的往事時說：

大概在 1957 年，文心有一個兩、三萬字的小說〈千歲檜〉突然在林海音先生主編的「聯副」上出現，對我們這批本省作家是個很大的衝擊、刺激。我們這批人也可能有東西在副刊上連載嗎？有這樣的驚奇，有這樣的欣慰和羨慕，是一種很複雜的心情。⁹

當時許多人都受到鼓舞，紛紛投稿「聯副」，刊出的也很多。鍾肇政趁執教的小學放寒假，寫了個十三、四萬字的長篇小說《魯冰花》寄給林先生，很快的在「聯副」上被刊出，害得他嚇一大跳；同時，也大受鼓舞。

女作家方面，更是人才濟濟。林海音人緣好，約稿能力強，謝冰瑩、琦君、張秀亞、徐鍾珮、王文漪、郭良蕙、孟瑤、艾雯、劉枋、邱七七、張漱函、畢璞等女作家，非但因投稿而與林海音結為好友，並都擁有一些讀者，在當時文壇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林海音更不忘發掘人才，提攜後進，像作家林文月就說自己常受「海音姐」的鼓勵推動。

¹⁰

四、卓越的出版人

1967 年創辦《純文學月刊》林海音並擔任發行人及主編。第二年成立純文學出版社，當起了出版人。1971 年將辦了五十四期的《純文學月刊》交給學生書局，專心主持出版社。

三十多年前，在那個「跟誰過不去，就找他辦雜誌」的時代，文學雜誌幾乎很難生存。但是一群文化人包括唐達聰、劉國瑞、馬各、丁樹楠及夏承楹夫婦，經過一席圍坐閒聊，竟然「眾志成城」的在三個月內出版了一本雜誌。

大家深知今日純私人辦刊物的艱難，而且過去不是沒有經驗。只是自覺身為文人，不此之圖，又將何待？困難是有的，但是堅定而誠實的應付，也許會克服。…總之，《純文學》是幾個愛好文學的朋友合作的刊物，為了興趣與消遣，

⁹ 同上注，頁 162。

¹⁰ 同注 2。

不計名利和風險。有人推測民國五十六年將是台灣出版界的旺盛年，剝極必復，也許到了振衰起敝的時候了。《純文學》在這個時候創刊，正表示為了迎接這個時代的來臨，以能出一臂之力為榮。如果作者、編者、出版者和讀者，人人有所貢獻，還怕出版界不能起飛嗎？¹¹

這是何凡在《純文學月刊》創刊號上的代發刊詞中片段，正如文中說的「自覺身為文人，不此之圖，又將何待？」就是這種道德勇氣，替中國文學領域，拓展了無形的廣大時空，也挖掘了無數文才寶藏。《純文學月刊》的內容包括了文學理論、文學欣賞、散文、小說、戲劇、詩、文壇動態等，創作和翻譯兼具。

三十三年後，鄭清文回憶起被林海音邀稿的情形：「我接到林先生的約稿信嚇了一大跳，怎麼會邀我，我已經那麼大了嗎？我很高興，也很感動，立刻寫了一篇〈校園的椰子樹〉寄去給林先生，後來登在《純文學月刊》創刊號上。」¹²

翻閱《純文學月刊》可以發現，許多作家後來被肯定的名作，當年都是發表在這本雜誌上的。如余光中的〈望鄉的牧神〉、子敏的〈談「離開」〉、陳之藩的〈垂柳〉、於梨華的〈再見，大偉〉、梁實秋的〈舊〉、黃娟的〈這一代的婚約〉，以及後來琦君有名的那篇〈髻〉、張秀亞的〈書房的一角〉、張曉風的〈鐘〉、童貞的〈僅有的快樂時光〉、段彩華的〈酸棗坡的舊墳〉、張系國的〈地〉、李喬的〈兇手〉……¹³

不僅如此，從《純文學月刊》第二期（1967年二月號）開始，開闢了一個「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的專欄。所謂近代，約指1919年起，中國文化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也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的時代。這個專欄選刊了一些五四運動之後的作品，並加以評介，目的在彌補現代讀者對近代中國文學作品的脫節現象。也讓年輕一代讀者知道除了徐志摩、朱自清外，還有許多精采的作家與作品。雖然當時兩岸分隔，各有不可碰觸的禁忌，尤其大陸對外封閉，許多作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很難掌握正確資料。但是林海音還是排除萬難的在兩年內介紹了十八位作家、四十九篇作品。這中間郵件往返、理念溝通、立場轉折等棘手問題處理之艱難自不待言。真可以說她不但完成了一項文學大工程，更是接續了一段重要的史實！

林海音在多年後對她當時編三十年代中國作家與作品，有這樣一段回

¹¹ 引自 何凡〈做自己事，出一臂力〉，《從城南走來》，頁264。

¹² 參考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269。

¹³ 同上注，頁270。

憶：「那時的氣氛有異，我硬是仗著膽子找材料、發排，『管』我們的地方，瞪眼每期查看。」她又說：「看現在編輯先生這麼輕鬆放手編排的兩岸三邊的文藝徵文、轉載、破口大罵等等，真是令我羨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¹⁴

《純文學月刊》出版四年多，為文壇帶來了文學的生命和希望，但也由於文學性濃，銷路一直不能打開。當時，都是用林海音在1968年開辦的《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叢書賺的錢來補貼。於是林海音忍痛將雜誌交給學生書局接手，自己專心辦出版社。

純文學出版社早期出版的許多書中，以彭歌所翻譯的美國唐斯博士（Robert B. Downs）的《改變歷史的書》（Books That Change America）最受矚目。這本「書」中介紹了十六本對後世有具體影響的「書」，使讀者得以瞭解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與變化。出乎意料，這本書非常暢銷，大學校園中幾乎人手一冊，打破了一般人認為硬性的、純知識性的書沒人看的觀念；同時，也顯示了林海音的「慧眼獨具」及她提升台灣文化的使命感。

很長一段時間，彭歌總是寫了或譯了好東西，就交給《純文學》，他說：「這出版社和月刊都像海音那個人，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除了彭歌的書，出版滿族作家李春陽的《蒼天悠悠》，及鄧禹平寫，席慕蓉、楚戈繪圖的《我存在，因為歌，因為愛》等等，讓我們知道林海音出版好書之際，往往夾帶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情義及溫馨。而這些人、事、物的周折轉關，往往如同小說情節般的起落跌宕，最終，林海音總會克服萬難的讓好書見世。

林海音是個有理想的出版家，在文學比較貧瘠的時代，提供了一個標榜純文學的園地，出版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也提升了台灣文化的水準。難怪有人說，半世紀以來，何凡、林海音的家就是台灣的半個文壇。寫作的人到了夏府，如沐春風；不寫作的人，好似穿越一道光，從此變成文人，甚至也進入了文壇。

叁、作品賞析

一、創作風格

¹⁴ 同上注，頁275。

林海音寫作的題材可以分三大類：童年居住在北京城南的景色、人物；民國初年的婚姻故事；光復後台灣的生活風貌。據許多當年的文化人回憶：台灣的文壇不是緩和前進的，一下子戰鬥文學，一下子現代主義，而林海音文學，便是在這些文學的大潮流中，守著自己的分寸。

齊邦媛教授在〈閨怨之外〉一文中說：「在她開始寫作的時代，西方種種新文學理論還沒有影響中國的作家，結構主義尚未聽過，但是林海音的小說都有完整的結構。」¹⁵范銘如教授在〈京派·吳爾芙·台灣首航〉一文中提到「林海音終身樂道其『台灣姑娘、北京規矩』的特殊經驗，又以作品的藝術價值取代政治性功能」¹⁶建立了她獨樹一格的書寫風格。

關於這些評論，當我們熟讀過林海音的許多作品後，就會獲得答案。林海音在創作上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用她的筆來反映現實，反映人生，於是呈現出溫婉、優雅、感性、真摯的風格。

1、 傳承五四的京派文風

林海音的寫作深受五四作家的啟蒙及影響，她說自己幾乎是與五四運動同時誕生在這個世界上的。等到她求學時，五四新思潮在文學薈萃的北京早已熱烈的展開，新文學人才輩出，相關文學作品也很豐富。這對愛好閱讀、喜好接觸、學習新知的林海音影響很深。這可由其作品的風格看出，她的確深受五四文風的影響。

在中國大陸的學者，普遍認為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過程中，五零年代活躍文壇的女作家群中，大都是從中國大陸遷往台灣，並受過五四的洗禮，包括林海音：

台灣的女性文學，以蘇雪林、謝冰瑩、林海音、張秀亞等作家作為「五四」新文學的傳薪者，一批又一批女作家的創作都沒有離開中國傳統精神的浸潤。¹⁷

¹⁵ 參考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台灣女作家〉，《七十四年文學批評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6年），頁170。

¹⁶ 參考范銘如〈京派·吳爾芙·台灣首航〉，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論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年）。

¹⁷ 梁峻瓊〈試論中國大陸林海音小說研究〉，閻純德《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出版社，2001年），頁160。

其實，許多人都知道林海音與他同輩的女作家張秀亞、琦君、徐鍾珮、孟瑤等都是從那樣背景走過來的。他們有五卅的文學底子，又有新思想，在中國大陸上還來不及發揮，就到台灣去了。

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作家老舍的兒子）談到林海音這一輩女作家時，他說：

自從錢鍾書先生、冰心先生、蕭乾先生前後去世，九十多歲、一百多歲的三零年代作家幾乎全都凋零了。接下來七、八十歲的人找不到，人也許還活著，但沒有作品，無法像冰心那一輩那樣大師的地位，這是一個斷層。接下來是六十幾歲的，但六十幾歲的地位和成就還不到。這個時候，台灣有一批像林海音、張秀亞、徐鍾珮、還有晚一點的林文月等人，她們實際是冰心、凌淑華、黃廬隱這批三零年代女作家的承傳，這個軌跡非常清楚。大陸也有一批和她們年齡相仿的作家，但很可惜的是，這些作家的才華被淹沒了，人生也比較悲慘……¹⁸

舒乙認為，這是一支很強勁的五卅文學的傳統，這個傳統在大陸上斷掉了，在台灣接上了。

林海音對於文學論戰毫無興趣，她在五零年代創作的小說，明顯具有五卅文學風格，包括她從不諱言她十分崇拜凌淑華。林海音曾言自己是標準的「凌迷」，風格上受到凌淑華不少的影響。事實上，許多評論家都提到她們之間的師承關係，如彭小妍〈巧婦童心—承先啟後的林海音〉、應鳳凰〈林海音與台灣文壇〉、傅光明〈林海音的文學世界〉及范銘如〈京派·吳爾芙·台灣首航〉中均有提及林海音與「京派」的凌淑華不管是在文學風格、主旨、敘述語調、地緣關係，甚至創作兼主編的「文化人」身分上，都有頗多相似之處。這使我們看到了「京派」的寫作風格。¹⁹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在台北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所舉辦的「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中，許多專家學者都曾提及。

楊義在〈京派小說的型態和命運〉中提到：所謂京派作家大體活動在以北京為中心，兼及天津、濟南、青島等北方城市，成員都出自清華、北大、燕大的中文、外文、哲學諸系，包括一部分滯留北方的語絲派、新月派、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和一些初出茅廬的文學新秀。這種歸類並非是嚴密意義的文學流派，但也有他們美學意識和書寫

¹⁸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410。

¹⁹ 參考王明月《林海音小說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風格的特質：

京派高雅合諧的審美心態，使他們在創作中詩化了寫實的技巧，交織進雅緻的古典趣味和瀟灑的浪漫遐想。²⁰

這種書寫風格，事實上，很輕易的就可以在林海音的作品中發現，尤其在她六零年代的三部小說最為明顯。《城南舊事》（1960年）、《婚姻的故事》（1963年）、《燭芯》（1965年）這三部「京味兒」十足的小說，主要描寫了在封建制度下的無奈，卻對應了五四以後的新思維。而故事的場景更是以戰前的北京為主，以感性及細微的心理觀察，寫活了人物，將文學深入生活，也充實了內涵。

2、對女性議題的深切關懷

二十世紀西方的女性主義在全球發燒，女性意識逐漸抬頭。女性開始爭取自身的權益，不但爭取受教育的機會，更有女性從事文學創作，透過作品讓世人正視女性的存在，女性的思想。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吳爾芙是英國當代小說家、散文家、文學評論家。1928年受邀去英國劍橋大學僅有的兩個女子學院演講「婦女與小說」，講稿經過整理，於是次年以《自己的房間》為名出版為書。從此讓人們較深層的思索女性問題。當年吳爾芙在劍橋所遭遇的兩件插曲，正為整個時代之荒謬落下了註腳。被阻絕在那「三百年來一直不斷的壓得很平的草皮」的歧視女人的傳統中，及「受到一個女子咀咒，並無礙其為著名的圖書館」的劍橋三一學院圖書館的大門外，雖遭到莫名的屈辱，卻一怒而為現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寫下瑰麗的第一章。²¹

三零年代女作家凌淑華是林海音很喜歡的作家。凌淑華擅用純粹、雅潔、明暢語言描寫女人心理與生活，描寫家庭主婦的喜劇。林海音很喜歡凌淑華的小說集《花之寺》及短篇小說〈繡枕〉。凌淑華長年住在英國，1970年，凌淑華來台，林海音和張秀亞這兩位「凌迷」曾與相會，此後林海音和凌淑華便有音訊往來。²²

²⁰ 楊義〈京派小說的型態和命運〉，《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304。

²¹ 參考維金尼亞·吳爾芙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

²²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403。

林海音與張秀亞兩位「凌迷」除了傳承了凌淑華的若干京派文學特色，更感染了凌淑華對吳爾芙《自己的房間》的鍾愛，將之首度譯介給台灣讀者。而凌淑華與吳爾芙的中西文學因緣素為文壇佳話；凌淑華深以作為吳爾芙的文學弟子為榮。因之，林海音直接、間接受到凌淑華，甚至吳爾芙的啟迪，關懷女性主題，展現女性自由意識的風格自是當然。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林海音自己的一段話得到答案：

我所欽佩的前輩女作家凌淑華，它當年和英國女作家維金尼亞·吳爾芙用英文通信時，維金尼亞一直鼓勵她用英文寫作，要寫自己切身熟悉的事。

「……繼續寫下去，自由地去寫。不要顧慮英文裡的中國味兒，事實上，我建議你在形式和意蘊上寫得很貼近中國。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歡的，寫得愈細愈好，只當是給中國讀者的。」

我在她們通信四十年後的今日讀到這幾句話時，心中驚喜的想，它怎麼跟我一向對小說寫作的把握，是這麼接近呢？²³

林海音的作品多以女性為關注的主題，但她非以女性主義的角度來書寫，也不管一般學理派女性主義的觀點如何，她目睹中國傳統封建思想的桎梏，再加上時代的動亂，五四新思維的衝激，使她關注弱勢女性的命運，喚起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誠如呂正惠在《戰後臺灣文學經驗》中說：

女性問題不只是「女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是「社會」問題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方式。一個社會，特別是轉型期的社會，它所累積的種種問題，可以從許多角度反映出來，其中，「女性」這個角度無疑是最重要的一環。²⁴

女性問題不是單純的「女性」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問題。林海音身為女性作家，面對許多既不合理又不合時宜的社會現象，於是創作許多為女性打抱不平的文章，讓大家正視問題，並作理性的省思。

林海音身為女性作家，她的小說中主人翁也多以女性為主，又常寫到兩代的女性悲歌，在她創作時或許不自覺，但卻已表達出為那些不幸的女性感到不平與同情，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關懷之外，並寄望她們可以掙脫困境，開創出另片天地。齊邦媛教授談到林海音一系列婦女在舊社會婚姻制度下犧牲的小說時說：

²³ 引自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236。

²⁴ 引自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1995年），頁288。

我想海音在寫時也許沒有想到，但她的心理是極端為這些婦女感到不平的。海音是個好打不平，不受委屈的人，如果換成是男人，世世代代被女人欺負，她也會同情那個男人的。海音一向是個俠義的人，她在《城南舊事》裡寫到苦命的宋媽，不僅是因她是女性而同情她，還有階級性的同情。她認為幹嘛那些人苦成那個樣子，為什麼宋媽那樣一個人會委委曲曲跟那樣醜陋的男人過一輩子，還給他生了好幾個孩子。《城南舊事》因為是用小孩的語氣，所以海音不能直接批評說怎麼會有這樣一種殘忍的婚姻……宋媽代表著那個時代甚至更多的時代女人的處境。……今天用女性主義來說，充滿了不平！²⁵

林海音深知「女性問題」不僅是女性的問題，更是社會的問題。她意識到女性群體處於社會邊際地位的事實，所以她一再呼喚歷史，披陳往事，冀望「社會的自覺」和「女性的自覺」結合在一起，進而開創出美好的未來。

3、委婉真摯的寫實筆法

林海音是如何寫作的？她自己說：

別問我什麼理論，當我寫他們的時候，是隨其自然發展，並未想到什麼結構呀、藝術呀，這些令人頭痛的事情。我不知道它們的結構如何，因為那些人物的典型、故事的經過和給我的感觸，是早就結結實實存在我腦子裡許多年了。我寫他們的時候，不容我有所改變，我也不要改變。因此，順著早刻在我腦中的順序，就流水般地奔放於我的筆端了！我也不考慮他們的藝術境界如何，因為藝術不藝術，是由那些批評家去說的話，不關我的事。²⁶

這就是林海音！不但為人坦率、誠懇、敦厚、真情流露，寫起文章來也是一派自然流利，不扭捏作態。正如彭小妍教授說的：「林海音女士的作品中創造出了一個女性書寫的空間。這個空間相當優遊自得，不談任何主義，不打任何旗號。²⁷」她的創作超越了男性世界的政治糾葛，對所謂思想立場、意識形態毫不在意，隨便別人愛怎麼看就怎麼看，不干她的事。

²⁵ 參考《從城南走來》，頁 223。

²⁶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 237。

²⁷ 彭小妍〈巧婦童心—承先啓後的林海音〉，李瑞騰、夏祖麗主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2年），頁 114。

問到她的文字技巧，她的回答是：「舒服，讀起來要舒服、自然、簡潔、不彀扭、不造作。多少年來，我自己在寫作中，有一個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運用淺顯的文字和簡短的詞句，來表達我的意思，好讓人讀起來更『舒服』一點。」²⁸「舒服」是林海音對自己文字的要求，不也正像是她所關懷的「女性」的處境，希望女性人人都能「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嗎？

林海音的小說，不論是男女情愛或是感情撕裂的場面，總是以其一貫敦厚溫婉的筆調描繪，重視人性的光明面，卻又不會「鋸箭式」的藏匿問題。相反的，這種寬厚、包容的書寫方式，卻更能引動讀者的心弦，產生共鳴。

馬森教授在〈一個失去的年代——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一文中對林海音的文章有過一番評論：

看過林海音作品的人，大概都會同意，她最擅寫動作和聲音。她的作品有一種自然的美感，與我們日常生活十分接近；往往是淡淡的幾筆，寫出感人至深的情景。評論者以「雅馴」來形容她活潑自然的文句。²⁹

他進一步針對《城南舊事》的觀感說道：

對自己生長的地方和童年的時光充滿了真摯的懷念。描寫了那個時代婦女的命運，也看到了當時社會的缺陷，但並不加以直接抨擊，在寬厚的心情中懷著對生活的無奈感。筆調開朗而委婉，接近散文。³⁰

林海音很年輕時就踏入了社會，雖然迫於家境的關係無法上大學，但是她上了「社會大學」，從不同的人身上學習，這種經驗的累積，使她更能貼近生活，也豐實了她的寫作題材。再加上她本身就很愛閱讀，讀書的範圍又很廣，在眾多的書籍中，林海音對文史人物的興趣最大。也許有連帶關係，她的寫作後期，除了兒童文學外，幾乎都是懷舊及與史料有關的作品。如《剪影話文壇》、《家住書坊邊》、《隔著竹簾看見她》、《寫在風中》、《靜靜的聽》等文壇人物追憶及記往。台大臺靜農教授生前看了《剪影話文壇》後曾說：「這也是一種文獻嘛！」³¹

作家聞見思讀了林海音的作品後用「文字很慈」來形容。他說：「林海音

²⁸ 同注 26。

²⁹ 馬森〈一個失去的年代——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中國時報》，1984年9月13日。

³⁰ 同上注。

³¹ 參考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 397。

的文章充滿了身邊瑣事，但是讀來很爽朗，毫無婆婆媽媽氣息。女人新腸而有男人氣概，可說是林海音文章的特色。³²」

林海音說：希望讀者和我一樣，走進人生一段歷程，走進歷史一節紀實，無論大事小事，在世界的大風暴中，小小的我寫的，都表現了我對寫作的多方面興趣，和感情的哭泣與喜樂。³³

「文章充滿了了身邊瑣事」、「走進人生一段歷程」、「走進歷史一節紀實」林海音就是以這樣寫實、真誠，帶著慈悲的關切，娓娓的述說著人生！循著吳爾芙、凌淑華所傳續下來的方向。

二、文本解讀

1、金鯉魚的百禰裙

這是作者以敏銳纖細的人生觀察，寫出了二十世紀初葉，中國社會所允許，卻是性別不公平的婚姻故事。

中國的納妾制度由來已久，在「一夫多妻」的狀況下，女人的地位天生的不平等，而在這些天生弱勢的族群中，卻又自相殘殺的或爭權、或爭寵的上演著妻妾之間的恩恩怨怨的人間悲劇。

楊國樞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觀察，他認為中國的納妾制度形成的原因是：

千古以來，中國男人心目中的女人，一直是雙形象的，一個是正經女人，一個可以不那麼正經。理論上，希望這兩個女人能混合在一起，而在同一個女人身上出現，實際上，則是不可能的。所以，從前的中國男人如有經濟能力，一定會納妾，這已幾乎變成一種制度化了。³⁴

³² 同上注。

³³ 同上注，頁 398。

³⁴ 秦慧珠《當代名人兩性對話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頁 60。

在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婚姻的桎梏，使得婦女的命運像在賭輪盤，輸贏碰運氣。（似乎沒贏過，即便年輕貌美時風光一時。）然而，在二十世紀初期，隨著女性主義抬頭，五四運動造成的新思想文化的轉折，人們才開始對現存的種種制度和觀念提出了疑問和責難。海音關心在新舊思想交替的時代，婦女有沒有在婚姻悲劇中跳過來？金鯉魚沒有。據說，當年吳奚真教授審稿時，一向嚴肅、不苟言笑的他竟然感動落淚。

³⁵

半個世紀前，一條百褶裙對一個女人的身分竟那樣重要，令人無法想像。金鯉魚六歲被賣到許家，十六歲收房做了許老爺的姨太太，生了兒子，傳了煙火。盼望兒子結婚時能穿一條百褶裙，擠身一下重要、正式的身分地位，…結果，非但不能如願，還惹來訕笑。

逃離痛苦的兒子被招回時，竟是為生母扶棺。能做的也僅是為亡母爭取從大門走一回，就這麼一回…

林海音對於身為妾的身份的金鯉魚和另一部小說《燭》的主角正室太太有著雙重的同情。她說：

納妾制度是把無情的雙刃劍，揮掃過處，血淚紛紛。不僅做妾的女子屈辱終身，婉轉悲泣；奉賢慧婦德之名放棄一生幸福的「正室」，實在更悲慘……³⁶

從林海音書寫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無論是大太太還是姨太太，在傳統婚姻觀念的桎梏下，女性喪失自我的無奈與悲哀。只有認命於現實傳統的安排，毫無招架、抗拒之力。

2、燭芯

另一個婚姻故事。背景在戰亂時期，一對小夫妻在抗日戰爭時被分開，妻子元芳苦苦等待八年，重逢時，當年那個誓言的丈夫已另娶生子。

禁不住丈夫的一再要求，元芳容納了另一個女人，卻把自己嵌進了一個

³⁵ 參考齊邦媛〈超越悲歡的童年〉，《金鯉魚的百褶裙》總序，（台北：遊目族，2000年）。

³⁶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223。

難堪、無望的窘境，像一根燭似的，禁不住別人的一點點感情，就把自己莫名奇妙的犧牲了。

沒有一個女人不渴望一份完整的愛，但傳統女性在丈夫及社會所給予的狹小空間中載浮載沉，尤其，舊社會的納妾制度，考驗著妻妾間的「容忍度」，把「分享」視為「寬大」，愚昧的守著空洞的名聲…卻在暗夜低泣。

不過，與金鯉魚不同，元芳跳過來了。她不再被動的等待那毫無終點的等待，不知道明天的未來，她甩開了不倫不類的生活，最後，選擇了樸實坦爽的俊傑，共同建構渴望已久的「家」。

燭芯燒完了，閃著，閃著，掙扎的閃著最後的火光。但在電燈的光明下，它也算不得什麼了。³⁷

的確，相較於現在電燈穩定綻放的光明，那忽明忽暗的蠟燭顯得多麼脆弱，經不起些些雨絲風片！

〈燭芯〉雖然只是藉著停電的夜晚，由女主角元芳點燃一根蠟燭，借著燭火的掩映回顧過往，但衍生出的思維卻環繞了整個故事的時代背景：動盪的時局、紛亂的人心、脆弱的信約、弱勢的女性…但是，林海音讓她筆下的女性覺醒，有翻身的機會。於是，元芳爭取到了自己。

3、曉雲

《曉雲》是林海音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是外遇的故事。「外遇」的題材常在一般小說中出現，而這本《曉雲》之特別被矚目，倒並不在它的題材，而是她的文字寫作技巧及氣氛的營造。

1959年寫的《曉雲》是以當時的台灣經驗與思想觀念為背景。全書以與母親曼雲相依為命的纖弱女子曉雲的第一人稱口吻來寫的。純良的曉雲擔任小女孩晶晶的家庭教師，她好喜歡這個學生，沒想到竟愛上了學生的父親梁思敬……他們有一段相互疼惜的感情，在一時衝動下，曉雲懷孕了，重蹈了母親曼雲的路子——曉雲就是母親當年一段不為人接納的感情生下的孩子。

³⁷ 引自林海音小說《燭芯》。

情竇初開的曉雲，雖然明知兩人的感情必須偷偷摸摸的，卻不由自主的身陷其中。曉雲雖然柔弱，但面對感情，面對相互心儀的慰藉，頓時充滿勇氣，不計一切了……她覺得就算絢爛之後是毀滅，終究曾經擁有！

作家高陽先生認為林海音的《曉雲》「細緻而不傷於晦澀，委婉而不傷於庸弱，對於氣氛的渲染，更有特長。」³⁸

《曉雲》由於文字風格的超逸，人物刻畫的成功，加上林海音以意識流的自敘法和象徵手法，使讀者一經讀來即被那種抒情的氣氛吸引，正如評論家說的，讀者對曉雲處境的同情反而多於道德的批判了。³⁹

《曉雲》是一本成功的小說，雖然只是可能發生在我們身旁的無數的愛情故事的一環，但它的情節變化卻使讀者不捨中途掩卷，…

對於這本小說，齊邦媛教授帶領我們做更深入的體察：

海音在小說中塑造最成功的都是女子。她們無論幸與不幸，都有一分性格的光采，與她們相形之下，在她們生命中的男人都相當黯淡無光，她寫的台灣現實人生的長篇小說《曉雲》也是由一個青年女子貫穿全局。林海音用她生動自然的語言，精密的佈局追蹤，繪出一個可信的現代女子畫像。⁴⁰

在《曉雲》這個故事中，我們找不到「壞人」，讀者也不忍心苛責誰，包括梁思敬的太太。拋開道德觀念而言，曉雲對愛情完全自主，拿得起放得下，相形之下，梁太太便是活在新時代的傳統舊女性，兩次都想以金錢來解決丈夫的婚外情。整個故事的演進，林海音沒有批判，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讓我們思索、反省、正視過去、現代及未來社會觀念的轉變。

4、城南舊事

齊邦媛教授一直很欣賞林海音，尤其對這部《城南舊事》更是讚譽有嘉。

³⁸夏祖麗《從城南走來》，頁230。

³⁹同上注。

⁴⁰引自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台灣女作家〉，《七十四年文學批評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6年），頁174。

她認為林海音的小說都有完整的結構，雖然那個年代，西方的種種新文學理論還沒有影響到中國作家，甚至從未聽過結構主義的名稱。

她還認為林海音的小說人際關係和時空背景都能細密配合，循線發展，顯現出所欲表現的主題。即使是用第一人稱敘事手法時，作者也是保持冷靜、客觀的敘述態度，自己不捲入發議論或做裁判。⁴¹

林海音的小說引人入勝，非但文字優美生動，且不濫用渲染，不多用長句，於是，就像齊教授形容的：「有力幾筆，情景立現」因此，無論寫情、寫事，都能深深感動人心。而她這本懷念童年的作品《城南舊事》被稱為「最有傳世價值」！

林海音在創作上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用她的筆來反映現實，反映人生，具有比較自覺的社會意識。同時，她廣泛涉獵各種不同流派的小說技巧，吸收借鑒了其中的有益成份，融入自身固有的藝術風格之中，發揚光大了民族藝術傳統。如果說，她是一個鄉土作家，那麼，她這個鄉土作家是很現代化的。⁴²

林海音用她慣用的寫實手法，寫的大多是身邊事，兒女情，母子愛，同鄉誼…。這些，都是平淡無奇、司空慣件見的瑣事，例如《城南舊事》中的惠安館的瘋女人秀珍、藏在草叢中的偷兒、胡同裡的妞兒、不理小孩兒的德先叔叔、驢兒打滾的黃板牙、斜著嘴笑的藍姨娘、還有影響英子深遠、全書中無所不在的宋媽…《城南舊事》的整個成就是透過英子童稚的迷茫，去探索在她溫暖的小世界後面那個悲慘的、錯綜複雜的大世界。

林海音透過英子的眼睛把北京城南的風光穿插其間，給全書一種詩意。評論家認為，那座城和那個時代變成一種親切、包容的角色，《城南舊事》若脫離了這樣的時空觀念，就無法留下永恆的價值了。

兒童文學家傅林統就認為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是寫實與理想的結合，既有「歷史的真實」、「詩的真實」，更有「藝術的真實」，這樣的作品，才足以吸引讀者。「童年」的歡樂時光，在林海音巧筆的捕捉下，不忍鬆手，正印證了英國小說家吉卜陵在《自傳》裡說的：「只要給我六年兒童的時光，其餘的你要，我全給你」。

⁴¹ 同上註。

⁴² 參考黃重添等《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年），頁78。

老舍的兒子舒乙就曾說過：《紅樓夢》寫的是北京上層階級的大家庭，曹雪芹了解那個時代、那個階層人的生活；他的父親老舍是窮人，他寫的《駱駝祥子》是寫他了解的北京下層階級勞苦大眾；而林海音是從中產階級角度來寫北京人的生活。林海音以寬闊的眼界、廣泛的取材，填補了這個階層的北京在文學上的「空白」，自有它一定的分量、地位和價值。

《城南舊事》自1960年出版以來，除了多次再版，並由上海製片廠拍成電影，出版繪圖本外，先後已被翻譯出英文版、日文版、德文版、等多國語文，足證早已受到國際文壇的肯定。

肆、結語

林海音走過了精采、豐富、燦爛的一生。她的聰慧、努力、真誠和堅毅的生命力，使她不但在小小年紀就投身在競逐的現實環境中，而且歷經文化思潮的衝擊與政治戰亂的洗禮，但是她毫不退縮，力爭上游，非但照顧了母親及家庭，並且在各方面都創造出輝煌的成就。

她在中國文壇上的努力與成果，更是深被肯定。誠如齊邦媛教授所說：

林海音的身世背景、生長過程和豐盛的文學生涯見證了二十世紀台灣的省籍融合和文學胸襟的開拓。她個人在大陸的生長經驗和對台灣本土作家的發掘、鼓勵，對台灣文壇有極大貢獻，也具有難以超越的代表性……她不僅寫下了多篇必能傳世的小說和散文；也成功地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提升了文藝副刊的水準與地位；更進而自己創辦「純文學出版社」。發掘、鼓勵了無數的青年作家。⁴³

身為女性作家，林海音被尊稱「林先生」可想她的胸襟、氣度、歷練、膽識早就悠遊於廚房、書房、鄉野、廟堂之中，穿梭自如。那怕她最關切的女性問題，她也不會狹隘的自說自話，而是以真誠理性的客觀方式呈現。在她筆下的女性形象，不論新舊時代人物，都具有鮮明特色，且勇於探討中國婦女問題，將新舊女性心路歷程擴大延伸到世局的變遷，不論「跳」過來與否，都在喚醒人們的良知、良能。

⁴³ 齊邦媛〈超越悲歡的童年〉，《城南舊事》，（台北市：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年），頁7-8。

名作家劉靜娟在2001年12月22日的中華日報上寫了篇文章〈那雙能幹的手〉追念林海音，她說：「思想比別人的新，日子比別人的豐富，對社會貢獻也比別人的多；人生如此精采，幾人能夠！在感傷文學巨擘離去的時候，我們更多的毋寧是敬佩和仰慕，像仰望一棵永不凋謝的常青樹。」這一番話，道盡了所有讀過林海音的人的心聲，不論與她識或不識。

如今，「哲人斯已遠，典型在宿昔」，這位文壇耆宿，跨足寫作、編輯、出版三個領域達半個多世紀。綜觀她一生的成就與貢獻，一如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及世新大學所頒予的獎項——「終身成就獎」，的確是實至名歸。

伍、參考資料

一、林海音著作

1、林海音小說集

《林海音全集——城南舊事、曉雲、冬青樹、婚姻的故事、綠藻與鹹蛋、金鯉魚的百褶裙》，台北市：游目族文化出版，2000

《孟珠的旅程》，台北市：純文學出版，1983

《春風》，台北市：純文學出版，1981

2、林海音散文集

《林海音文集——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芸窗夜讀、剪影話文壇、春聲已遠，寫在風中、作客美國》，台北市：游目族文化出版，2000

3、其他著作

林海音：〈婚姻經濟學產生下的養女〉，《台灣新生報》，1951

二、林海音研究資料匯編

1、台灣博碩士論文集

王明月：《林海音小說研究》師大國文碩士在職專班，2003

汪淑珍：《林海音小說敘事技巧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9

陳姿夙：《林海音及其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2、評論專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瑞騰，夏祖麗主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2

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論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

三、參考專書

- | | | | |
|------|---------------|-------------|------|
| 王德威 | 《閱讀當代小說》 | 遠流出版 | 1991 |
| 王德威 | 《爾雅小說選》 | 爾雅出版 | 2000 |
| 張素貞 | 《細讀現代小說》 | 東大圖書 | 1986 |
| 張素貞 | 《續讀現代小說》 | 東大圖書 | 1993 |
| 陳幸蕙 | 《74 文學批評選》 | 爾雅出版 | 1986 |
| 方祖燊 | 《小說結構》 | 東大圖書 | 1995 |
| 李瑞騰 | 《台灣文學風貌》 | 三民書局 | 1991 |
| 黃重添等 | 《台灣新文學概觀》 | 稻禾出版 | 1992 |
| 夏祖麗 | 《從城南走來》 | 天下文化 | 2000 |
| 呂正惠 | 《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 新地文學 | 1995 |
| 秦慧珠 | 《當代名人兩性對話錄》 | 聯經出版社 | 1987 |
| 齊邦媛 | 《千年之淚》 | 爾雅出版社 | 1990 |
| 閻純德 | 《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 |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2000 |

四、參考網頁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lin-hanyin/age.asp>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lin-hanyin/books.asp>

陸、附件



林海音大事年表

一九一八年

• 農曆三月十八日出生於日本大阪絹笠町回生醫院。父林煥文，台灣苗栗頭份人，祖籍廣東蕉嶺；母林黃愛珍，台灣板橋人。

一九二一年（三歲）

• 隨父母返回台灣，在頭份及板橋居住。

• 二妹秀英出生。

一九二三年（五歲）

• 隨父母到北京，定居南城。

• 三妹燕珠出生。

一九二五年（七歲）

• 進入廠甸師大第一附小就讀。

• 弟弟燕生出生。

一九二六年（八歲）

• 四妹燕瑛出生。

一九二七年（九歲）

• 五妹燕玢出生。

一九二九年（十一歲）

• 么弟燕璋出生。

一九三一年（十三歲）

• 五月，父親煥文先生病逝於北京日華同仁醫院，享年四十四歲。

• 五月，進入春明女中就讀。

一九三二年（十四歲）

• 四妹燕瑛（六歲）去世。

• 么弟燕璋（三歲）去世。

•

一九三三年（十五歲）

- 參加舞台劇「茶花女」演出。

一九三四年（十六歲）

- 考入成舍我先生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就讀。一邊讀書，一邊在《世界日報》擔任實習記者。
- 結識《世界日報》編輯夏承楹。

一九三七年（十九歲）

- 正式擔任《世界日報》記者，主跑婦女新聞。

一九三九年（二十一歲）

- 五月十三日與夏承楹在北平協和醫院禮堂結婚，為當時北平文化界盛事。婚後住進夏家永光寺街的大家庭。

一九四〇年（二十二歲）

- 轉入北平師範大學圖書館擔任圖書編目工作。

一九四一年（二十三歲）

- 老大祖焯誕生。

一九四五年（二十七歲）

- 抗戰勝利，遷出大家庭，搬至南長街自組小家庭。

老二祖美誕生。

- 《世界日報》復刊，重回《世界日報》主編婦女版。

一九四七年（二十九歲）

- 老三祖麗誕生。

一九四八年（三十歲）

- 十一月，與夏承楹、三個孩子、媽媽愛珍及弟弟燕生、妹妹燕玢返回故鄉台灣。

一九四九年（三十一歲）

- 一月，開始在報上發表文章。當時文章多半發表於《中央日報》及《國語日報》。
- 五月，進入《國語日報》擔任編輯。
- 十二月，主編《國語日報》「週末」版，一直編至一九五五年十月。

一九五一年（三十三歲）

- 參加台灣青年文化協會主辦的「夏季鄉土史講座」，為來台最早參加的文學活動。

一九五三年（三十五歲）

- 十一月，受聘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
- 十二月，老四祖葳誕生。

一九五五年（三十七歲）

- 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樹》。

一九五六年（三十八歲）

-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創立，受聘擔任教席。
- 獲第二屆扶輪社文學獎。

一九五七年（三十九歲）

- 十一月，《文星》雜誌創刊，兼任文學編輯，至一九六一年十月為止。

一九五九年（四十一歲）

- 第一部長篇小說《曉雲》出版。

一九六〇年（四十二歲）

- 《城南舊事》小說集出版。

一九六三年（四十五歲）

- 離開《聯合報》。主編「聯副」十年，培植作家無數，是台灣為人稱道、令人懷念的文學副刊。

一九六四年（四十六歲）

- 受聘擔任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第一任文學編輯，從此把筆頭拓展至兒童文學。
- 《綠藻與鹹蛋》英文版出版，由殷張蘭熙翻譯。

一九六五年（四十七歲）

- 辭去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工作。
- 四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四個月。
- 自美返台經日本，訪問出生地大阪回生醫院。
- 出版第一本兒童讀物《金橋》。

一九六七年（四十九歲）

- 一月，創辦《純文學月刊》，擔任發行人及主編。

一九六八年（五十歲）

- 成立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五十二歲）

- 加入國立編輯館國小國語科編審委員會，並主稿一、二年級國語課本，直至一九九六年，共二十六年。

一九七一年（五十三歲）

- 六月，將辦了五十四期的《純文學月刊》交還學生書局（學生書局接辦八期後，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停刊），專心辦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六十四歲）

- 《城南舊事》被上海製片廠拍成電影，由吳貽弓導演，該片多次獲得國際影展大獎。

一九八三年（六十五歲）

- 媽媽林黃愛珍女士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一九八五年（六十七歲）

- 《剪影話文壇》被台灣文化出版及學術界評選為一九八四年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

一九八八年（七十歲）

- 八月，到香港與分離三十七年、留在上海的三妹燕珠會面。
- 八月，在漢城舉辦第五十二屆國際筆會年會，韓國媒體組織台灣作家林海音、大陸作家蕭乾及韓國作家許世旭，談海峽兩岸及韓國之間文化交流。

一九八九年（七十一歲）

- 主編出版何凡六百萬字作品《何凡文集》，共二十六卷。
 - 一九九〇年（七十二歲）因主編《何凡文集》，獲圖書主編金鼎獎。
 - 五月，隨台灣出版界負責人訪問團到中國大陸，為離開北京四十一年半後首度踏上故土。
- 一九九二年（七十四歲）
- 《城南舊事》英文版出版，由齊邦媛、殷張蘭熙翻譯。
- 一九九三年（七十五歲）
- 赴北京參加《當代台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新書發表會。與冰心、蕭乾同為此套書顧問，為兩岸文學交流邁出一大步。
- 一九九四年（七十六歲）
- 獲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及「亞華作家文藝基金會」舉辦的第二屆「向資深華文作家致敬」獎。
- 一九九五年（七十七歲）
- 《城南舊事》繪圖本出版（共三冊），獲《中國時報》開卷版最佳童書、《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童書、金鼎獎推薦獎。
 - 年底，結束一手創辦的純文學出版社。
 - 創社二十七年來，出版了四百餘本書，為文壇留下了一批品質優異的出版品。
 - 《城南舊事》日文版在日本出版，由杉野元子翻譯。
- 一九九七年（七十九歲）
- 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林海音文集》（共五冊）。
 - 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林海音作品研討會」。
 - 《城南舊事》德文版在德國出版，譯者為蘇珊妮·赫恩芬柯。
- 一九九八年（八十歲）
- 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頒贈「終身成就獎」，由李登輝總統頒獎。
- 一九九九年（八十一歲）
- 獲頒第二屆五四獎「文學貢獻獎」。
 - 《城南舊事》德文版獲瑞士頒贈「藍眼鏡蛇獎」。
- 二〇〇〇年（八十二歲）
- 五月四日，中國文藝協會頒贈「榮譽文藝獎章」。
 - 五月十六日，《林海音作品集》十二冊，及《穿過林間的海音——林海音影像回憶錄》出版，由陳水扁總統主持新書發表會。
 - 十月，傳記《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出版。
 - 十月，《城南舊事》出版四十年，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等學術單位，合辦「林海音作品研討會」。
- 二〇〇一年（八十三歲）
- 12月1日過世



林海音著作書目

書名	類別	出版者	出版時間
冬青樹	散文	重光文藝出版社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一九八〇年七月
綠藻與鹹蛋	短篇小說	文華出版社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七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曉雲	長篇小說	紅藍出版社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
城南舊事	短篇小說	光啓出版社 純文學出版社 爾雅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七月 一九六九年九月 一九八三年七月
婚姻的故事	短篇小說	文星書店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九月 一九八一年三月
燭芯	短篇小說	文星書店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四月 一九八一年三月
作客美國	散文	文星書店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七月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兩地	散文	三民書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春風麗日	長篇小說	正文出版社（香港）	一九六七年
春風	長篇加短篇小說	純文學出版社 駱駝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十月 一九九九年四月
孟珠的旅程	長篇小說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五月

薇薇的週記	廣播劇本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十月
窗（何凡合著）	散文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一月
林海音自選集	選集	黎明文化公司	一九七五年一月
芸窗夜讀	散文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四月
剪影話文壇	散文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九月
家住書坊邊	散文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一家之主	散文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
兩地	散文	北京出版社（大陸）	一九八八年
林海音散文	散文	香江出版社（香港）	一九八八年
聰明	圖錄	東華書局	一九九二年
神奇	圖錄	東華書局	一九九二年
隔著竹簾兒看見她	散文	九歌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五月
寫在風中	散文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七月
奶奶的傻瓜相機	散文	民生報社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生活者·林海音	散文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往事悠悠	小說·散文	北京燕山出版社（大陸）	一九九五年
英子的心	散文	人民日報出版社（大陸）	一九九六年
雙城集（何凡合著）	散文	江蘇文藝出版社（大陸）	一九九六年
靜靜的聽	散文	爾雅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六月
林海音文集（五冊）		浙江文藝出版社（大陸）	一九九七年
林海音作品集（十二冊）	小說·散文	遊目族	二〇〇〇年五月
穿過林間的海音——林海音影像 回憶錄		遊目族	二〇〇〇年五月

兒童文學類

金橋	省教育廳	一九六五年九月
蔡家老屋	省教育廳	一九六六年九月
我們都長大了	省教育廳	一九六七年九月
不怕冷的企鵝	省教育廳	一九六七年九月
請到我的家鄉來	省教育廳	一九七八年
林海音童話集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三月
惠安館的小桂子	格林文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我們看海去	格林文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驢打滾兒	格林文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城南舊事（繪本）	格林文化	一九九九年九月
編選中國豆腐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一九九三年增訂，並改成二十五開本）
純文學散文選集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中國竹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
純文學好小說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